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Mrs. E. B. Browning

白朗寧夫人的情詩

聞一多譯

(一)

我想起昔年那位希臘的詩人，
唱着流年的歌兒—可愛的流年，
渴望中的流年，一個個的宛然
都手執着頒送給世人的禮品：
我沉吟着詩人的古調，我不禁
淚眼發花了，於是我漸漸看見
那溫柔悽切的流年，酸苦的流年，
我自己的流年，輸流擲着暗影，
掠過我的身旁。馬上我就哭起來，
我明知道有一個神祕的模樣
在背後揪住我的頭髮往後掇，
正在掙扎的當兒，我聽見好像
一個厲聲『誰掇着你，猜猜！』
『死，』我說。『不是死，是愛，』他講。

(二)

可是再上帝的全宇宙裏，總共
纔有三個人聽見了你那句話－
除了講話的你，聽話的我，便是他－
上帝自己！並且我們三人之中，
還有一個答話的……那話來得可兇！
詛得我一陣的昏迷，一陣的眼花，……
我瞎了，看不見你了，……那一剎那
的隔絕，真是比「死」還要嚴重。
因為上帝一聲『不行』比誰都厲害！
塵世的傾軋搗不毀我們的親暱，
風雷不能曲撓我們，海洋不能更改，
我們手伸過峻嶺，互相提攜，
臨了，天空若滾到我們中間來，
我們為星辰起誓，還要更加激厲。

(三)

我們原本不一樣，愛啊，你信不信？

我們的職司和前程都不一樣。

我們兩人的天使迎面飛來，翅膀
摩着翅膀，大家瞪着驚愕的眼睛。

你想想呵，你乃是后妃的上賓，
滿宮的明眸飛着眼色 請你主掌

歌筵！我這一雙眼睛，不用講，
縱些流着淚，也沒有那樣鮮明。

那麼，你還幹什麼那樣望看我，
站在那燈光輝映的窗櫺裡邊？

我，一個淒惶流落的歌者，靠着
柏樹上，歌聲通過了黑暗的園亭……

你頭上是聖油！我頭上是露顆；
除了死，你我間的差異怎修得圓？

(四)

你曾經奉到聖旨召入了宮庭，
翩翩的歌者，你歌着名貴的詩篇，
嬪妃們為你止舞，要你再唱一遍，
人人都注視着你那般實的歌唇。

你真要抽起我這門栓？你真
不嫌它辜負了你的手？你想想看，
你能讓你那音樂掉在我這門前，
疊作一層層金色的富麗？你忍不忍？

你再往上瞧瞧這窗櫺都被闖破，
蝙蝠和夜鷹的巢窠全在梁上！
我的蟋蟀，應和你琵琶的高歌，
住聲，別再激起迴音來證實荒涼！
我心裏有悲哭聲，正如你在浩歌，
可憐我只是在孤獨中悲傷。

(五)

我嚴肅的捧起了我的心來，
像當年綺雷克拉捧着那屍灰缸¹，
猛然看着你，把灰洒在你的身畔。
請看呀，我這心里藏着的悲哀，一
偌大的一堆悲哀！你再看啊，愛，
再看火星在堆裏奄奄的爍閃。
假如你肯踩它幾腳，踩熄了火燄，
倒也罷了。可惜你不肯那般爽快，
偏要等在我身邊，等一陣狂風
把死灰又吹活……我真為你擔憂，
愛啊，那頭上的桂冠原不中用，
它不能給你做什麼保障。回頭
死灰又燒着了，小心火燄一迸
燒焦了頭髮。快走遠些呀！走。

¹ 未能辨識出書籍中的關鍵字。

(六)

走遠些。可是我心裏覺着，從今
我永遠要在你的身影裏糾纏。
從今我徘徊在我的生命的門前，
再不能一人私自的驅使我的靈魂
也不能再把這手往日光裏伸，
像從前那樣，覺不到你的指尖
碰上我的掌心。却²運教萬重雲山
阻隔了我們，却不知道你的心
還躲在我心裏跳成雙響的脈息。
酒漿總嘗得出葡萄的滋味，
我的起居和夢寐裏也少不了你。
我為自身祈禱着上帝的慈悲，
他聽見的姓名那個却是你的，
他在我眼眶裏看出倆人的眼淚。

² 未能辨識出書籍中的關鍵字。

(七)

我想全世界的面目已經改變，
自從我聽見你那靈魂的步履
經過我的身旁，悄悄的走去，
通過了我和幽冥的邊塞之間。
我跌進那幽冥的絕壑，心裏盤算，
定是沒救了，誰知道却是過慮，……
愛把我一手撈起，還教了我一曲
生命的新歌。上帝賜我一盞辛酸，
本是給我施洗的，我情願喝一口，
讚揚它的芬芳，因為你在我身旁。
你足跡所到，無論生前或死後，
諸天和百國的名號都要更張，
這一闕歌，一支笛，恩情這樣厚，
也只因為你的名字在那裏鏗鏘。

(八)

你那樣的慷慨，又那樣的豪華，
你把你靈府的寶藏全帶了來，
盡量的給帶了來，堆在我牆外。
任憑我拾起來也罷，丟掉也罷。

但是我什麼能送你呢？你說
我冷淡？責我寡恩？！你那樣慷慨，
我却沒有一些酬答？你別見怪，
我並不是寡恩！天知道，你問他！
我實在是窮得很。繽紛的淚雨，
洗毀了我生命中的顏色，並且
留下的這東西，又灰白又枯癯，
實在不該送來給你，我不敢瀆褻，
不敢送來做你的枕頭。走遠些，去！
這東西只配給人們踩一個爛！³

³ 未能辨識出書籍中的關鍵字。

(九)

我應不應該有什麼，就送什麼給你？
應不應該讓你坐下，靠着我的胸懷，
讓我那樣的鹹淚灑上你的臉腮，
還讓你聽流年又在我唇邊太息？
並且那嘴唇為了忙着歔歎，所以
聽憑你怎樣的給我賭誓，愛，
那奄奄垂斃的微笑總救不回來。
我只怕，愛，那樣待你，是不應當的！
我們不能流亞，怎好配作情耦？
我承認，我也抱歉，我這樣的施主
未免太寒傖。愛啊！我不能夠，不能夠
叫我的塵土污穢了你的章服，
不能吹出毒氣，炸了你那玻璃甌，
我不給什麼：我只愛妳，便足了數。

(十)

不過只要是愛，是愛，就夠你讚美，
值得你容受。你知道，愛便是火，
火總是光明的，不問是焚着樓閣，
還是荊榛；你燒着松柏，燒着蘆草，
火焰總跳得出同樣的光輝。

所以每回靈府的要求吩咐我說：
『我愛你，我愛你，』便在那頃刻，
我就會愛變成不壞的金身，並且會
覺得我臉上的靈光射到你臉上。

講到愛，本說不上什麼寒傖來；
最渺末的聖靈獻愛給上帝，你想，
上帝受到了他的愛，還賜給他愛。
我心靈的光，閃過我醜陋的皮囊，
愛的意匠便改繕了造物的心裁。

(十一)

既然愛是寶貴的，我就沾愛的光。
這樣蒼白的雙腮足膝這樣的抖顫，
仿佛是當不起那顆心兒的重擔，——
這吹簫乞食的身世，束上了行裝，
打算翻山越嶺，如今却幾乎吹不上
——一直淒涼的歌兒來響應那啼鵲——
愛啊，這身世雖則是一籌莫展，
你為什麼要躲避它？你何必懊喪？
不用講，我本是配不上你的身分，
愛，我不太值，我不是你的般⁴匹！
可也不盡然，正因為我愛你，我的癡情
便救了我，許還活着愛你到底，……
可又不成，——真教我鬧不清，我分明
要給你祝福，却又當面拒絕了你。

⁴ 未能辨識出書籍中的關鍵字。

(十二)

老實說，我所自誇的這一般愛，
從我胸中昇到額上，那髻髻是，
給我戴上了一顆緋紅的寶石，
人人都瞧見了，認識它的珍環—
老實說這愛不是我自己的私財。
我那會曉得這愛是怎麼一回事，
除非你給我立個榜樣，給我指示，
像頭回我們的目光交互的飛來，
馬上愛就喚醒了愛？分明得很，
這愛是不好算作我自己家當；
因為你的靈魂帶住了我的靈魂，
便往你那尊前的寶座上一放，
從此我愛，完全是念叨着你恩，
完全是因為你，你唯一的情郎！

(十三)

你定要我把我贈你的這段愛，
製成語言，尋出相當的字句，
給端出來，像在狂風裏擎着火炬，
讓它往我們的臉上射着光彩？
我把它往你腳下一摔。我不能差
我的手把我這心靈那樣端出去，
離我自己那樣遠；我不能用言語
給你證明我這樣深藏的愛。你明白：
我是不動心的，憑你怎樣央求，
我還把生命的衣裳狠⁵心撕破，
生怕這心給碰一下，洩露了隱憂—
你既白了這種真相，你就讓我，
讓我用我們那女兒們的不開口
來證實我這女兒的愛，可不可？

⁵ 原書中為『很』，編者以為這是一處錯字。

(十四)

既然要愛我，別的就都不要管，
你就專為愛我而愛我。不要講；
『我愛她，是為那一笑—那一望—
那談吐裏的一種溫存—那一段
玲瓏的思想，恰合我的脾胃，還
在某一天博得了我滿心的歡暢。』
不要這樣講！因為，愛呀，這些花樣，⁶
作與改變，或者從你眼光裏看，
忽然變了。愛是怎樣的成功，
便怎樣失敗—也不要為你那慈悲
擦乾了我這淚頰而愛我，懂不懂？
一個人，只要長久的到你的撫慰，
就許忘記哭了，因此又失你的愛寵。
可是為愛我而愛我，你便能愛我萬歲！

⁶ 原書為『不要這樣！講』，編者以為這是一處筆誤。

(十五)

不要罵我對你掛起沈沈⁷的臉；
我們是各奔着各人的路程，
一種的日光照不上，我們的眉鬢。
我好似晶珠裏鎖着的蜜蜂一般，
不能你為我起什麼驚猜的眷念；
因為悲哀既把鎖進戀愛的神聖，
叫我張開翅膀往外飛，那怎麼成？
從使我多方的掙扎，也還是枉然。

你知道望着你，望着你，望到
戀愛和戀愛的結局，仿佛一個人
踞坐在高處，俯瞰着江河的滔滔，
江河以外，又浮着大海的陰沈—
我望你時，我聽見記憶外層的寂寥，
也明白記憶溫柔，和明滅的寒凜。

⁷ 原書如此書寫，編者因以保存為目的，沒有更改字形。

(十六)

但是，正因為你能那樣的征服我，
正因為你那般豪邁，好似一位帝王，
你便能把你的綉莽⁸不願我的恐惶，
一甩，給裹在我身上，叫我的心和
你的心帖得更緊，從此遇着離索，
我的心便永不會怔忡。征服是一樁
高尚而澈底的事愛，無論是向上
的感化，或往下的摧殘與壓迫！
想一個負創的敗卒，輾轉在地下，
被敵人扶起，便把手裏的寶劍
移交給他，——我畢竟也和你這冤家
講了和愛，你再請我走上你跟前，
你一句話，就恢復了我的身價。
愛，擴大你的愛來擡高我的體面！

⁸ 原字帶有示字旁，此處無法找到此字。

(十七)

上帝排在往古來今裏的徽弦，
我的詩人，你都能彈；你一揮手，
便奏出夔絕的樂曲，在塵囂上漂浮，
在塵囂外漂浮。好比藥石一般，
你的音樂吐了出去，能給人寰
攻砭着毒穢，解除着痛苦和煩憂。
愛啊，上帝派給了你這種職守，
派我給你伺候。你打算打算
最好使用什麼方法來使用我？
一點點希望來給你歡暢也許
一段纏綿的記憶，給參進你的歌？
一樹濃蔭，給遮你唱一是櫻櫚，
還是松楸？要不就是座墳墓，
給你唱完睡下？聽憑你選去。

(十八)

愛啊，我沒有拿頭髮奉送過誰，
除了這回，默默的把這一髻髻
左手裏牽得頂長的，叫你來拿。
我知道青春去了，我的髮再不會
跟着腳步跳跟又不好好女兒輩，
再向那番榴樹底，或薔薇花下，
去種新髮。你瞧，這鬆的一把，
早在悲哀裏學會了一種憨態，一
頭那麼一歪，垂了下來；我只好
讓它垂，垂在臉上，把淚痕遮起。
這東西我想逃不脫死神的剪刀，
其實是歸愛得的。愛現在我給你，……
這兒有我母親臨終前的一吻，你瞧，
除則隔了多年卻依然是純潔的。

(十九)

靈魂的市塵也自有它的貨物；
我在那市上拿頭髮換着頭髮。
這一髻，從我詩人的頭上摘下，
收進我心裏，這些麝戴的舳舻
還要寶貴；即使是詩品大當初
擬⁹的九神，額前都斜拖着一把
黝紫的髻髮，也不過是這樣罷！
愛，想我，你那桂冠的影子還停駐
在這髮上，我輕輕的吻上一嘴，
讓一縷呼吸那影子給纏牢，
(我把禮物往沒有障礙物的地方堆)
然後這髮在我心上你可記好，
也和你頭上一樣，永遠總會
熱烘烘的除非人死了，心冷掉。

⁹ 擬前有一個無法辨認的字。

(二十)

愛呀，我的愛，我回想一年以前，
那時人間早有你，我獨坐在
這雪地裏，却聽不見你的大咳
衝破寂寞，你的腳印我也沒瞧見，
我只一節節的數着生命的連環，
那料得到還有你那一拳要打來，
把連環給打掉？我想起那時，愛
我便嘗到了生命的奇妙！你看，
真是奇妙居然覺不出你的舉動，
你的言談會來震動我的朝夕，一
也不會從你看着長成的那一本
白花裏拈出來一瓣關於你的消息。
那些人們，和我一樣，也夠愚蠢，
猜不透他們自己看不見的上帝。

(二十一)

請你再讀一回，還要再讀一回，
講你愛我。雖則那重疊的空音
正如你說明，好似杜鵑的歌聲：
可是記取全盛的青春從不會
來到山上，郊中，林間或谷裏，除非
杜鵑的音樂也隨着春來臨。
愛，我在那黑暗裏曾經傾聽，
聽到一種遲疑的縹緲的呼聽，
於是在遲疑的苦悶裏，我喊道，
『既愛我，就再講一遍！』怕什麼
四季的花太鬧？天上的星太多
說，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說一
重婉地說，像急着撞銀鐘；只記好
還要用那靈魂默默的愛我。